越絕書/卷十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越絕書

◀上一卷

卷十四　越絕外傳春申君第十七　越絕德序外傳記第十八

下一卷▶

越絕外傳春申君第十七

昔者，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。園女弟女環謂園曰：「我聞王老無嗣，可見我於春申君。我欲假於春申君。我得見於春申君，徑得見於王矣。」園曰：「春申君，貴人也，千里之佐，吾何託敢言？」女環曰：「即不見我，汝求謁於春申君：『才人告，遠道客，請歸待之。』彼必問汝：『汝家何等遠道客者？』因對曰：『園有女弟，魯相聞之，使使者來求之園，才人使告園者。』彼必有問：『汝女弟何能？』對曰：『能鼓音。讀書通一經。』故彼必見我。」園曰：「諾。」

明日，辭春申君：「才人有遠道客，請歸待之。」春申君果問：「汝家何等遠道客？」對曰：「園有女弟，魯相聞之，使使求之。」春申君曰：「何能？」對曰：「能鼓音，讀書通一經。」春申君曰：「可得見乎？明日，使待於離亭。」園曰：「諾。」既歸，告女環曰：「吾辭於春申君，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。」女環曰：「園宜先供待之。」

春申君到，園馳人呼女環到，黃昏，女環至，大縱酒。女環鼓琴，曲未終，春申君大悅。留宿。明日，女環謂春申君曰：「妾聞王老無嗣，屬邦於君。君外淫，不顧政事，使王聞之，君上負於王，使妾兄下負於夫人，為之奈何？無泄此口，君召而戒之。」春申君

以告官屬：「莫有聞淫女也。」皆曰：「諾。」

與女環通，未終月，女環謂春申君曰：「妾聞王老無嗣，今懷君子一月矣，可見妾於王，幸產子男，君即王公也，而何為佐乎？君戒念之。」春申君曰：「諾。」

五日而道之：「邦中有好女，中相，可屬嗣者。」烈王曰：「諾。」即召之。烈王悅，取之。十月產子男。

十年，烈王死，幽王嗣立。女環使園相春申君。相之三年，然後告園：「以吳封春申君，使備東邊。」園曰：「諾。」即封春申君於吳。幽王後懷王，使張儀詐殺之。懷王子頃襄王，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。

越絕德序外傳記第十八

昔者，越王句踐困於會稽，嘆曰：「我其不伯乎！」欲殺妻子，角戰以死。蠡對曰：「殆哉！王失計也，愛其所惡。且吳王賢不離，不肖不去，若卑辭以地讓之，天若棄彼，彼必許。」句踐曉焉，曰：「豈然哉！」遂聽能以勝。越王句踐即得平吳，春祭三江，秋祭五湖。因以其時，為之立祠，垂之來世，傳之萬載。鄰邦樂德，以來取足。范蠡內視若盲，反聽若聾，度天關，涉天機，後衽天人，前帶神光。當是時言之者，□其去甚微甚密，王已失之矣，然終難復見得。於是度兵徐州，致貢周室，元王以之中興，號為州伯，以為專句踐之功，非王室之力。是時越行伯道，沛歸於宋；浮陵以付楚；臨沂、開陽，復之於魯。中邦侵伐，因斯衰止。以其誠行於內，威發於外，越專其功，故曰越絕是也。故傳曰：「桓公迫於外子，能以覺悟。句踐執於會稽，能因以伯。」堯舜雖聖，不能任狼致治。管仲能知人，桓公能任賢，蠡善慮患，句踐能行焉。臣主若斯，其不伯，得乎？易曰：「君臣同心，其利斷金。」此之謂也。

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，聖人略焉。賢者垂意，深省厥辭，觀斯智愚。夫差狂惑，賊殺子胥，句踐至賢，種曷為誅？范蠡恐懼，逃於五湖，蓋有說乎？夫吳知子胥賢，猶昏然誅之。傳曰：「人之將死，惡聞酒肉之味，邦之將亡，惡聞忠臣之氣。」身死不為醫，邦亡不為謀，還自遺災，蓋木土水火，不同氣居，此之謂也。

種立休功，其後厥過自伐。句踐知其仁也，不知其信。見種為吳通越，稱：「君子不危窮，不滅服。」以忠告，句踐非之，見乎顏色。范蠡因心知意，策問其事，卜省其辭，

吉耶凶耶？兆言其災。夫子見利與害，去於五湖。蓋謂知其道，貴微而賤獲。易曰：「知幾其神乎？道以不害為左。」傳曰：「知始無終，厥道必窮。」此之謂也。

子胥賜劍將自殺，歎曰：「嗟乎！眾曲矯直，一人固不能獨立。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，自以為可復吾見凌之仇，乃先王之功，想得報焉，自致於此。吾先得榮，後僇者，非智衰也，先遇明，後遭險，君之易移也已矣。坐不遇時，復何言哉。此吾命也，亡將安之？莫如早死，從吾先王於地下，蓋吾之志也。」吳王將殺子胥，使馮同徵之。胥見馮同，知為吳王來也。洩言曰：「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眾豕之言，是吾命短也。高置吾頭，必見越人入吳也，我王親為禽哉！捐我深江，則亦已矣！」胥死之後，吳王聞，以為妖言，甚咎子胥。王使人捐於大江口。勇士執之，乃有遺響，發憤馳騰，氣若奔馬。威凌萬物，歸神大海。彷彿之間，音兆常在。後世稱述，蓋子胥，水僊也。

子胥挾弓去楚，唯夫子獨知其道。事□世□有退，至今實之，實秘文之事。深述厥兆，徵為其戒。齊人歸女，其後亦重。各受一篇，文辭不既，經傳外章，輔發其類。故聖人見微知著，睹始知終。由此觀之，夫子不王可知也。恭承嘉惠，述暢往事。夫子作經，攬史記，憤懣不泄，兼道事後，覽承傳說。厥意以為周道不敝，春秋不作。蓋夫子作春秋，記元於魯。大義立，微言屬，五經六藝，為之檢式。垂意於越，以觀枉直。陳其本末，抽其統紀，章決句斷，各有終始。吳越之際，夫差弊矣，是之謂也。故觀乎太伯，能知聖賢之分；觀乎荊平，能知信勇之變；觀乎吳越，能知陰謀之慮；觀乎計倪，能知陰陽消息之度；觀乎請糴，能知□人之使敵邦賢不肖；觀乎九術，能知取人之真，轉禍之福；觀乎兵法，能知卻敵之路；觀乎陳恒，能知古今相取之術；觀乎德敘，能知忠直所死，狂慲通拙。經百八章，上下相明。齊桓興盛，執操以同。管仲達於霸紀，范蠡審乎吉凶終始。夫差不能□邦之治。察乎馮同、宰嚭，能知諂臣之所移，哀彼離德信不用。內痛子胥忠諫邪君，反受其咎。夫差誅子胥，自此始亡之謂也。